



# 初心跳动在“诗抄”里

■王天瑞

这本书，在部队时，是我一个背包、一杆枪之外的家当里仅有的几本书之一，从北国到南疆跟随我几十年，参加过两次保卫祖国边疆的作战，至今书上还散发着硝烟的气味。

这本书，回到故乡后，也是我最爱读的诗文集之一，转眼又是几十年，虽经多次搬家的“轻装”，却从未想到“轻装”它，至今还站在我简陋的书架上。

这本书，1959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。它是普通的32开本，仅有256页，定价6角6分钱。这本书里，集纳着81位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158首诗。

这本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我读过多少遍，已记不清了，虽不能说天天读，也可以说经常读，怎么能记得清呢！

我读着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听到也看到，革命烈士的红心仍然向着党、向着人民、向着新中国、向着革命事业激烈地跳动着！

贺锦斋烈士在《浪淘沙》词前小序中，说：“1928年初，我在湖北蕲春一带游击，闻毛泽东同志已在湘南组织农民起义，朱德同志亦收集散部由粤回湘，令人喜而不能寐。”于是，他就写了这首词：“花好正含苞，色胜鲜桃，一遇春风即吐娇，飞遍全球成硕果，自信非遥。反动命难逃，挣扎徒劳。革命巨浪比天高，试看湘南与粤北，滚滚波涛。”贺锦斋，湖南桑植人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8年曾在贺龙于湘鄂西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担任第一师师长，1928年9月，在湖南石门泥沙战斗中壮烈牺牲。在这首词中，他对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美好向往和坚定信念，“花好正含苞”“一遇春风即吐娇”。

请看朱学勉烈士的《有感》诗：“男儿奋发贵乘时，莫待萧萧两鬓丝！半壁河山沦异域，一天烽火遍旌旗。痛心自古多奸佞，怒发而今独赋诗。四万万人同誓死，一心一德一戎衣。”朱学勉，浙江宁波人，1937年10月奔赴延安，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2月由党派回浙江松阳县工作。以后曾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、诸暨县委书记、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，1944年5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。当他看到“半壁河山沦异域”时，便呐喊“四万万人同誓死，一心一德一戎衣”。这是多么雄壮、恢宏、响亮的呐喊啊！

请看周文雍烈士的《绝笔诗》：“头可断，肢可折，革命精神不可灭。壮士头颅为党落，好汉身躯为群裂。”周文雍，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，曾任广州苏维埃劳动委员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。1928年1月，他和陈铁军假称夫妻关系，一起坚持地下工作。

由于叛徒告密，1928年1月27日，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。以上这首慷慨激昂的诗，是周文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。在狱中，他们严词驳斥敌人的审问。就义时，他们沿途高唱《国际歌》。刑场上，陈铁军当众宣布和周文雍结婚：“让反动派的枪声，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！”他们同声高呼：“同志们，永别了！望你们勇敢战斗，未来是我们的！”记住吧，只有“头颅为党落、身躯为群裂”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壮士、真正的好汉、真正的共产党人！

请看刘国志烈士的《就义诗》：“同志们，听吧！像春雷爆炸的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！人民解放了！人民胜利了！我们——没有玷污党的荣誉！我们死而无愧……”刘国志，四川泸县人，共产党员，曾任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。1948年4月被捕，囚于重庆白公馆集中营，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牺牲。刘国志牺牲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抵重庆郊区，集中营能清晰听到我军的隆隆炮声。这时，刘国志心潮澎湃，摸出暗藏的一小截铅笔，正要题诗欢庆解放，刽子手却出现在铁牢门口。刘国志面对胜利，挺身而出。他扔掉铅笔，立刻高声朗诵道：“同志们，听吧！像春雷炸响的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……”直到他就义，朗诵声还不断传来。这里记下的，仅是他走出白公馆以前朗诵的一段诗。

在《革命烈士诗抄》里，我们还可以读到夏明翰烈士的《就义诗》：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。”我们还可以读到杨超烈士的《就义诗》：“满天风雪满天愁，革命何须怕断头？留得子胥豪气在，三年归报楚王仇！”我们还可以读到陈辉烈士的《诗一首》：“英雄非有泪，不洒敌人前。男儿七尺躯，愿为祖国捐。英雄抛碧血，化作红杜鹃……”我们还可以读到殷夫烈士的《让死的死去吧！》：“让死的死去吧！他们的血并不白流……他们尽了责任，我们还要抖擞。”

虽然《革命烈士诗抄》中的81位作者，很少有被称为诗人的，但每一位作者——每一位烈士就是一篇壮丽的伟大的诗篇。他们的战斗生活、他们的艰苦工作、他们的崇高人格、他们的坚贞情操，他们对党、对人民、对新中国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初心，都是可歌可泣、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的诗篇。革命烈士们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！

让我们高举先辈们的旗帜，沿着先辈们前进的方向，奋勇前进吧！

## 蝉鸣

■韩辉

知了，知了，知了  
你扯着嗓子在唱  
你不停地在唱  
你仿佛要把整个夏日据为己有  
抑或是，你在黑暗里憋闷太久  
想要释放你被压抑的激情

每一棵树都是你的舞台  
从薄雾的清晨到有风的傍晚

你单调的唱声  
只有斑驳的墙壁，幽静的庭院  
在岁月里微笑着  
听你年复一年的倾诉  
  
人们，除了孩童  
没有一个愿意驻足聆听  
孩童，还不能懂得  
你的叫声也是一首好听的歌



## 病梅

■张克华

梅子建嗜梅，尤其喜好枝欹叶瘦、根茎盘结之类，其梅愁容惨淡、郁气凝歇，略显病态。梅子建何时有了这种嗜好，他自己也说不清，这也许就是文人雅士志趣异于常人吧。如果有人执拗不化非要刨根问底的话，那大概是在他的周姓邻居一家子搬来之后。

梅子建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分到了现在这个单位上班。单位是个清水衙门，每天朝九晚五，雷打不动。工作清闲，薪水自然也清淡，自娱有余养家不足。这几年，有门路的同事们都先后跳了巢，唯有他梅子建仍坚守在原地，过着这苦行僧般的日子。为此，他听惯了老婆的唠叨和埋怨，每每此时，梅子建常常是拂衣而起，不屑与其争短论长。梅子建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字：“龙卧浅洼，风雨所困，鸟欺屋檐，是待天日。故君子达身知命，无所不用其极。”他每细赏，都心潮难平，低头眼角噙满泪水。

几年前，梅子建倾尽所有在这个别墅群里购置了一套房产，在这个非常富有的小区里，只有他梅子建庶人一个，像一个另类的存在。有人说他不可理喻，有人说他“叫花子穿皮袄——顾脸不顾嘴”，梅子建常常报之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两年前，他家搬来一个姓周的邻居，是一个退休的老教师。因为是邻居，少不得就有了来往，渐渐就熟络了。老人爱字，尤其喜爱文房四宝，每每泼墨，总爱让人品鉴。梅子建从小就练字，写得一手好隶书，但从来都不向人求雅，也不屑置喙于黑白之间，唯独这位姓周的老人例外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就成了朋友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梅子建就是从那时开始决定养梅的，养这种粗鄙寡陋的病态之梅。也许，这就是天生万物，取舍各异吧。首先，梅子建把小院前的空地仔细平整，又用彩砖砌了花坛，铺了甬道，又架设了龙骨，搭起了大棚。事毕，他又不吝钱财，从外地搜罗来珍品异种，根植在小园之中，殷勤侍弄。不到两年，小园之梅已蔚然成风。梅子建还给每株梅起了不一样的名字，如“蕴山含玉”“梅吐华章”“否极泰来”“孤芳自赏”。

梅子建从来不让外人进他的梅园，他的老婆也不例外。他常说梅是高洁孤傲之物，俗人污浊，恐伤其雅性，挫其精魄。大伙都说梅子建怪，怪得不可思议，梅子建不以为然，常常执拗于其间，废寝忘食，不亦乐乎。

后来，唯独有一人能进得他的梅园，并能流连于其间，而不为所嗔。那就是姓周的邻居给他介绍的一位朋友，也是他的女婿，一个和梅子建有相同嗜好而地位又非同一般的人。

此后不久，梅子建就从原单位调离出来，到市财政局任职。当别人还在瞠目结舌、羡慕嫉妒恨的时候，他接连升两级，坐到了副局长的位置上。梅子建有了身份，有了地位，已不是当初任人评头论足的时候，他的特殊癖好也被称作领导的雅兴。

后来，当他们市的市长被“双规”了以后，姓周的邻居搬走了，临走那天，梅子建推说单位里事忙，也没来得及送一送。

后来，梅子建把满园的梅连根拔起，都扔进了废弃的沟里，没一丁点心疼的意识。他又有了新的嗜好，他改种盆景了，因为，他又换了一位邻居。